

東台灣

器官移植先驅者

李明哲 慈濟醫學中心一般外科主任

撰文 / 陳美羿

除夕

李明哲開著車，載著妻子和三個兒女（當時老四還沒出生），從高雄岳父母家出發，經高速公路北上。很久很久沒回家了，終於盼到一年一度的年假，可以回去和家人吃個團圓飯，李明哲心裡「暖暖」的。

到達瑞芳家裡，手機響起：「李醫師，那個車禍腦死病人的家屬，同意將他做器官捐贈，你快回來吧！」

李明哲二話不說，立刻搭火車回花蓮。

摘除器官、再分別將兩顆腎臟「種」到受贈者的後腹腔內，三臺手術做完，已是大年初一。在確定受贈者術後狀況一切順利後，李明哲才再搭車回瑞芳老家。

「我們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會有捐贈者。」身為東台灣唯一的器官移植醫

師，李明哲必須隨時待命：「那是我的天職。」

加入器官移植小組

一九九一年，李明哲自台北醫學院畢業，就到花蓮慈濟醫院擔任住院醫師，對血管手術有高度興趣的他，經常為洗腎病人做動靜脈瘻管，深刻體會洗腎病人的苦。因此當慈濟醫院成立「器官移植小組」時，李明哲就加入團隊，希望能為病人帶來另外一線生機。

一九九七下半年，李明哲到台大醫院去跟李伯皇教授學習腎臟移植。除了手術，還學習病人的選擇、術後的照顧、用藥……

一九九七年四月，李明哲在花蓮慈濟醫院執行了首例腎臟移植，為了慎重起見，還敦請台大胡瑞恆、蔡孟昆兩位醫師蒞臨指導。

「移植之後，我們讓兩位病人住在



燙傷加護病房，我就在值班室徹夜守候。」第一次「主刀」的李明哲，又緊張又興奮。所幸手術過程非常順利，患者移植後，馬上就能排尿，令他信心大增。

第二個禮拜，又有一例捐贈的腎臟進來，李明哲真正獨立完成移植，手術的完美成功，讓他覺得「選對了路」。

九月，慈濟醫院送李明哲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醫學中心進修。在那裡他跟著全世界第一個做肝臟移植的湯姆士史達佐教授(Thomas E. Starzl)及其團隊學習各種臟器移植。

除了臨床，還參與實驗，或到外地去拿器官：「美國器官捐贈的網路非常成熟，器官的保存、利用、分配都有效率、很公平。」

台灣過去沒有網路，無法對捐贈的器官做最有效的運用，殊為可惜。但近

一、兩年來衛生署成立了「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」，在互信的基礎上，算是向前跨出一大步。

移植肝臟大考驗

做了多例腎臟之後，二〇〇三年，李明哲做了首例肝臟移植，非常順利成功。他開心的告訴當年器官移植小組的負責人，也是現在大林慈濟醫院的副院長簡守信說：「我做到了！」

「我感恩慈濟，送我出國進修，給我機會和好的環境，提供經費、設備……。」李明哲說：「慈濟是一個很特殊的醫院，沒有包袱，但有人情味。只要醫師願意做，醫院都會配合，比如挪床位等。總之，排除萬難，以拯救病人為第一優先。」

同年五月，第二例肝臟移植時，李明哲就碰上大考驗。

那一天下什四點多，接到有車禍腦死病人器捐的訊息，李明哲就率隊南下台東，來回七小時的車程，加上摘取器官手術，回到花蓮已是凌晨三點。

李明哲立刻前往病房探視張姓受贈者，確認移植意願，並告知手術可能的風險。所有的檢查做完，清晨七點，病人送進開刀房。

「我們發現張先生的血管裡的栓塞子太多，清到很深的地方，還是有，怎麼辦呢？」李明哲說：「手術前的評估再

怎麼精密，還是會有意外發生。」

血管接不起來，或血量不夠，「新肝」就會壞死，病人也就沒命了，這可是生死一瞬間哪。

「移植團隊『僵』在那裡半個小時，束手無策，欲哭無淚。」李明哲說：「『新肝』的門脈要接到受贈者的門脈，結果『門』都沒有，急死人了。」

此路不通，另闢途徑，最後在靠近脾臟處找到一條大側枝靜脈血管。李明哲喜出望外，用最快速度將血管接好，看著鮮紅的血液滔滔流進新肝，大家才如釋重負。

這個手術，又處理了病人的腸沾黏及側枝循環等問題，總共耗時十四個小時。李明哲一直等到病人甦醒後，才安心回家。此後三天，除了到醫院巡房探視病人，其他時間都在家裡睡大覺補充睡眠。

「感恩讓我碰到如此棘手的案例，檢查不只做電腦斷層，還要做核磁共振。手術前一定要仔細、做好周全的準備。」李明哲說：「還要有各種『備案』，隨時應付不可預知的狀況。」

連續四臺刀的「不可能」紀錄

「我可能是一個比較自戀的人，我努力多學，再運用所學去多幫助更多人。我希望能多做一些，解決病人的痛苦。」李明哲說。

除了挑戰高難度，李明哲也挑戰體力。一次又一次的，他不斷的打破自己

的紀錄。

「過去一向就是摘一個器官、再植入一個器官；二〇〇三年，慈濟中學職員彭先生車禍往生捐出全部器官，我從捐贈者身上摘取了一個肝和兩顆腎臟(骨骼由骨科摘取)，之後我又為兩位病患分別植入了一個肝臟及一顆腎臟(另一顆轉送大林醫院)，一口氣做了三臺手術。」

二〇〇四年，來自越南的阮小姐也因車禍腦死，丈夫忍住悲慟讓她遺愛人間。李明哲更創下「摘器官、植入一個肝臟、再植入兩顆腎臟」的連續四臺刀的「不可能」的紀錄。

超過二十四小時，馬拉松式的手術，雖然年紀不到四十，正是盛年的李明哲，還是累癱了。「這樣的紀錄，不是證明我有能力；而是有毅力。」李明哲說：「病人是苦苦等待，我能不做嗎？」

不過這樣「單兵作戰」、「校長兼撞鐘」的局面，很快就會改觀。

「『大師兄』何冠進目前在日本；『二師兄』伍哲遜在台大，兩人都是李明哲的『高徒』，目前也都在接受器官移植的訓練。」泌尿科第四年住院醫師陳景亮說：「等到大家可以獨當一面，『老闆』就不必那麼辛苦了。」

開刀，是一種信仰

慈濟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的陳景亮，和器官移植小組的成員私下暱稱李明哲為「老闆」；又自稱是李明哲的「叛



器官移植是患者重生的希望，所以李明哲能夠體會病人的苦苦等待，才創下連開四檯刀的紀錄。

徒」。因為他曾經選擇一般外科半年後，才轉到泌尿科。又緣於對器官移植的興趣，在徵得科主任郭漢崇的同意後，再拜在李明哲名下，學習器官移植。

陳景亮說，李明哲是一個很「迷人」的醫師，在實習時，他就很受同學歡迎：「他戴個黑框眼鏡，酷酷的，但是開刀時，眼神是專注的、自信的、篤定的，散發出一份特有的光芒。」

「跟李醫師的刀，好像跟他去旅行。一刀劃下去，就好像火車開動了，要出發囉！」陳景亮說：「李醫師身手俐

落，清清楚楚，宛如行雲流水，順暢無比。」

但是李明哲的「脾氣」，也是眾所週知的急。在開刀房，經常聽他「吼叫」。陳景亮說：「他動作快，別人若跟不上，他就會跳腳。或是護士遞錯器械，他也會不耐煩。有時他會跳出來親自『示範』，告訴護士『要、這、樣、拿』。」

陳景亮也曾挨罵，但他被罵得心甘情願。他認為李明哲對事不對人，不會做人身攻擊，更不會在開刀房「射刀」。陳景亮曾經問過李明哲，為什麼他發飆



東台灣的患者都知道器官移植要找李明哲。而對於患者能夠康復出院，器官移植醫護團隊是最欣喜的一群。

也不會「丟器械」？李明哲說：「那多『沒品』。」因此，儘管李明哲是嘶吼也好、碎碎念也好，從來不會出現「小李飛刀」。

「他自我要求很高，當然要求學生也高。」陳景亮說：「我們開到尾聲，『關傷口』時，就好像火車快到站了，大家都比較輕鬆，我們就開始跟他『抬槓』，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玩的『冷面笑將』。」

菲律賓連體嬰來慈濟醫院分割，肝臟部份就是李明哲負責。最容易出血的肝臟，在李明哲神乎其技的刀下，整個分割過程僅出血幾十西西。在大家的讚嘆

聲中，李明哲還是一貫瀟灑的說：「這沒什麼！」

每週兩天的門診，其他時間就安排開刀，每個月六十到八十檯刀。李明哲常在一般外科手術後，如有器官捐贈者出現，他二話不說，飛奔去取器官，然後進行移植，連續手術下來，都是二、三十個小時。但是他無怨無悔：「病人的情況不允許等。我不做，誰來做？」

陳景亮問他累嗎？當然累！但是「開刀是一種信仰，不要問為什麼？」

「此生能遇見這麼好的老師，不簡單，很幸運。」陳景亮說。

